

建筑的赝品 时代的笑柄

毫不犹豫地，我们把坚实的、承载着历史的老建筑夷为平地，代之以毫无特色的新洋房，为赋予新洋房一点特色，我们将西洋地标建筑山寨过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2座悉尼歌剧院，3座埃菲尔铁塔，6座巴黎凯旋门，还有不下10座美国国会大厦。摄影师钱东升用HDR的拍摄手法，收录了中国大地上的建筑赝品，在现实与荒诞间揭示了当代中国特色的山寨文化之冰山一角。著名建筑师贝聿铭曾如此形容建筑师与不负责任的作品之间梦魇般的纠缠：“医生们可以掩埋掉他们的错误，建筑师却不得不与他们的错误一起生活。”在中国，不是建筑师，而是民众在一边蒙羞、一边买单、一边与错误一起生活，却无力回击。

■摄影 钱东升 撰文 牟汀汀 编辑 陈小枚 设计 陈洪伟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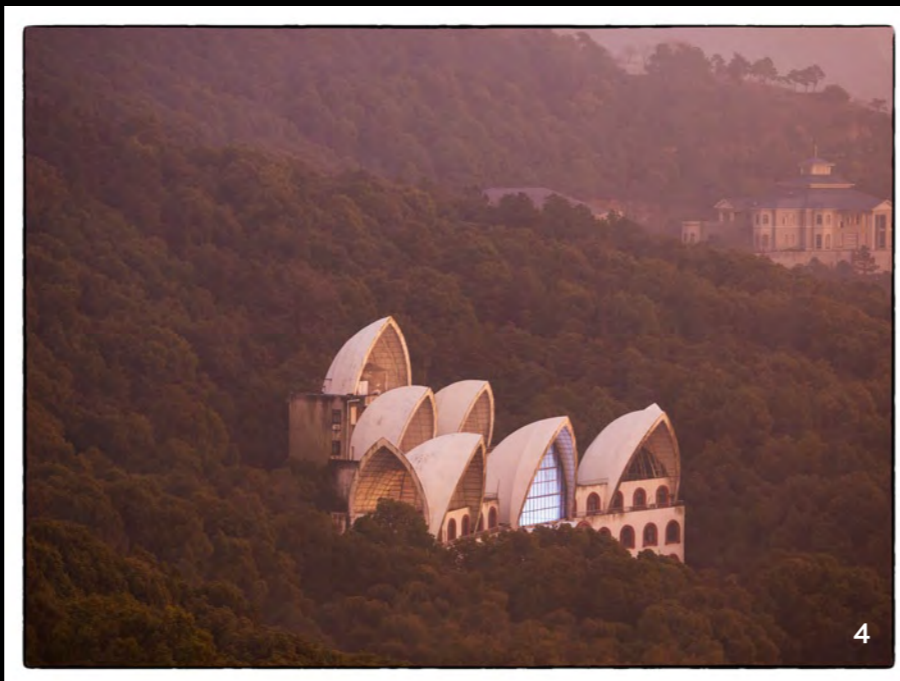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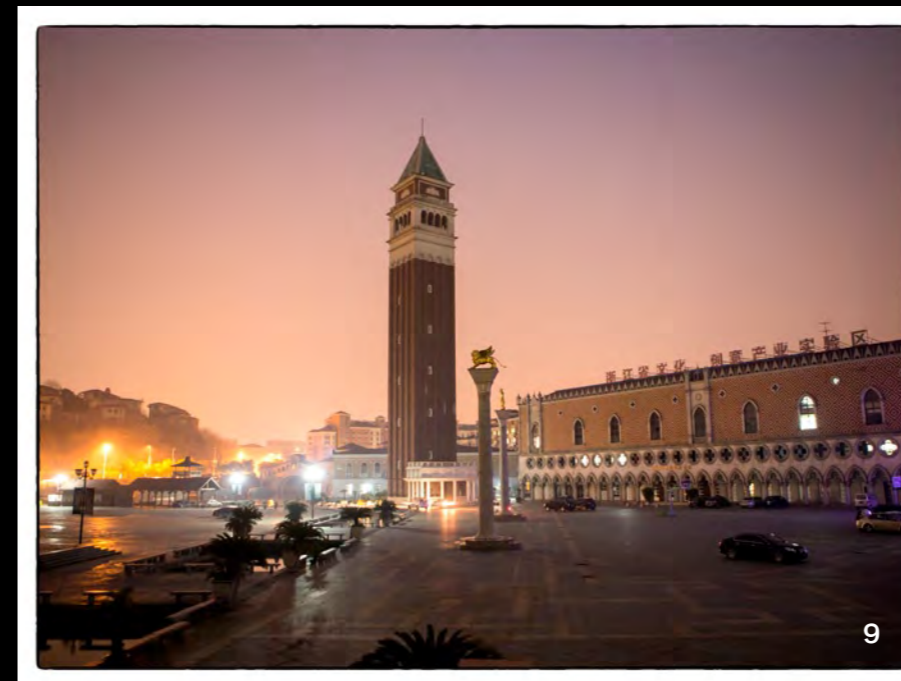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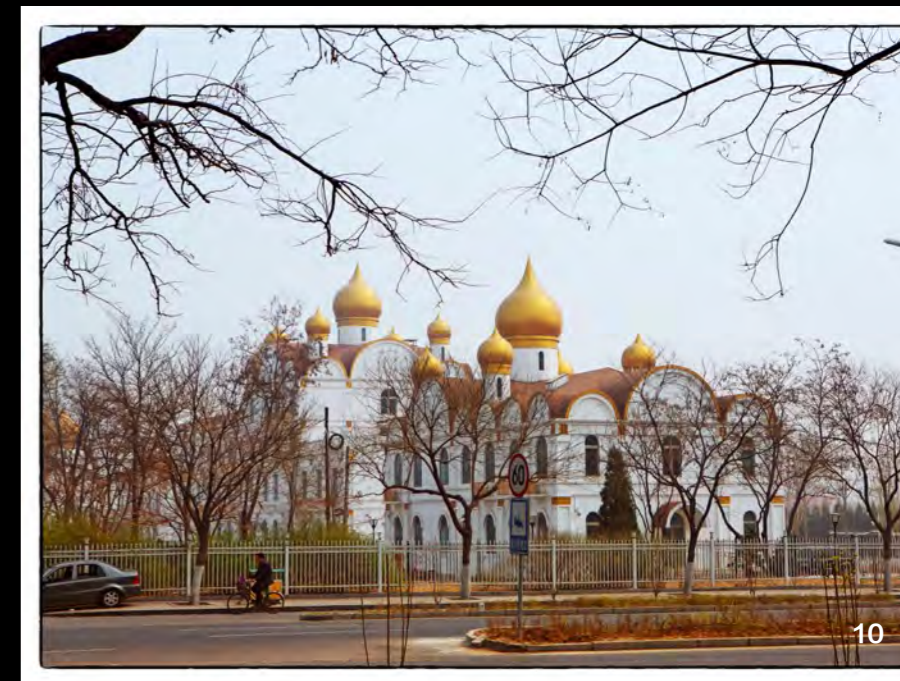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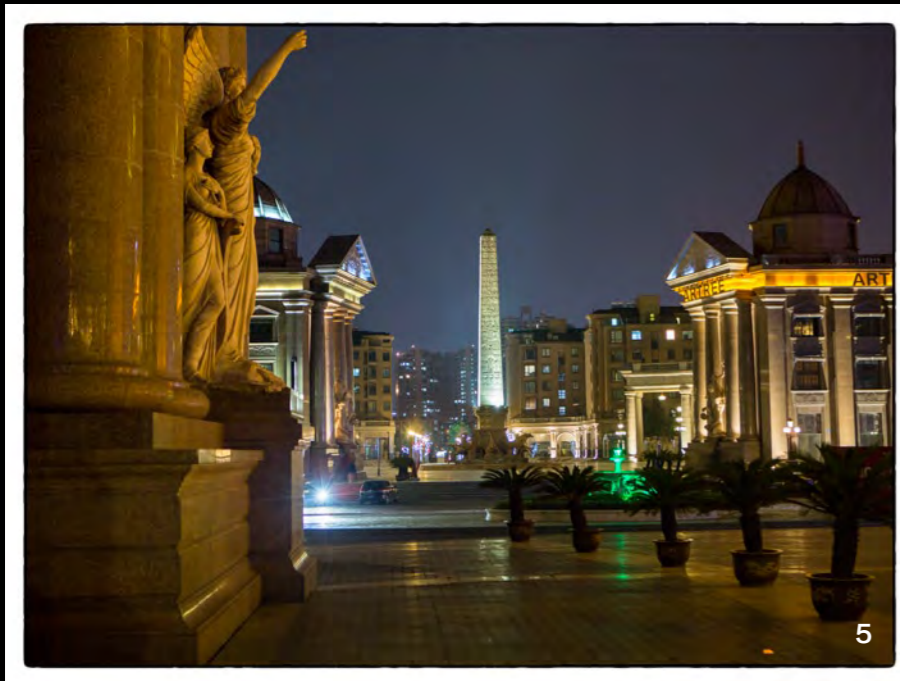
4



9



10



5



6

- 浙江杭州宋城集团办公楼 (山寨版白宫)
-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山寨版美国国会大厦之一)
- 江苏苏州相城区华元路桥 (山寨版伦敦塔桥)
- 江苏江阴市华西村体育中心 (山寨版悉尼歌剧院)

- 浙江嘉兴市东方罗马小区 (山寨版罗马方尖碑)
- 浙江嘉兴市东方巴黎小区 (山寨版巴黎凯旋门)
- 江苏拉斐特城堡酒店 (山寨版法国拉斐特城堡)
- 北京吉利大学图书馆 (山寨版美国国会大厦之二)

- 浙江杭州威尼斯水城小区 (山寨版圣马可广场)
- 北京门头沟气象局 (山寨版克里姆林宫)

傍晚,最后一抹斜阳眷顾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众中国大妈在钟楼之下摇曳多姿地跳着广场舞;骑着电动三蹦子送快递的小哥,叼着马上就燃尽的烟蒂,又在埃菲尔铁塔兜了个圈,继续去香榭丽舍大街寻觅那个怎么都绕不到的收货地址;金发碧眼的鬼佬,一手托着用超薄塑胶袋装着的两个上海生煎,一手打着电话,匆匆从白宫前走过……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图像,画面呈现着吊诡一般的和谐,而当你刚刚开始慨叹“中国式的幸福”已经占领全球到登峰造极后,不到2秒就会意识到自己看走了眼,嘴角涌起不屑也无奈的轻轻一挑:哎,又是该死的“山寨货”。

对“山寨建筑”的控诉已经有过一段时日,自打各种“凯旋门”、“悉尼歌剧院”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狂飙突进之伊始,人们就对这种Ctrl C加Ctrl V一样投机取巧、丧心病狂的粗暴复制大力批驳。大家痛斥着地方主政者用一手遮天的权力,以及脑中粗鄙肤浅的审美情趣,附庸风雅出的一个个“白宫”闹剧,也批判着房地产商,用彻底沦丧的建筑道德,打造出“自由女神”满足着消费者急速膨胀的苍白欲望。

越来越多1:1的高仿A货趾高气扬地直接嵌入中国城市。而难以一时根除的暴发户意识、政绩意识、小农意识也正在为这种病态建筑充当着滋长蔓延的温床。如果一方水土上,民众、企业和权力主导者均知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又缺乏交换意见的渠道和机制,那么想以“剽窃、唐突、不负责”等等理由,去取缔包裹着巨大利益的商业勾当,去抵制仍有巨大消费群体的、充满“异域风味”的房产项目,则无疑等于对着空气挥拳。

有人对这种建筑废品的厌恶依旧,有人感觉麻木、见怪不怪。媒体仍然乐于曝光,但最终都沦为了百姓分享的图片笑谈。建筑界专家的呼吁不断,却永如泥牛入海,检举监督的效果微乎其

微。也有人对圆融谦善的中式环境平衡遭到破坏心存激愤,却无法阻挡开发商对另一部分品位尚未开化族群的投怀送抱。于是,我们只好用习以为常的态度,接受着令人蒙羞的现实:在这泱泱大国的各个角落,一座座“山寨货”用至少30年的使用寿命,雄赳赳地标榜着中华民族在盗版、克隆、仿制上无人能及的做人成就。

的确,尚有不少国民处于“以小区有个埃菲尔铁塔为傲,谁敢拆它跟谁玩儿命”的自我满足之中。但这种下作抄袭,总会被更多的人嗤之以鼻。当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睹其真身,想必会更切身地意识到杵在自家门口的梦想彼岸是多么的粗制滥造和多么的怪异。也许会有这么一天,在“罗马花园”买到一处可以俯瞰“斗兽场”全景的业主会幡然醒悟,自己穷其一生积蓄购置的栖身之所是如此荒谬堂皇。而这将是“山寨建筑”除了僵化审美之外,带给人们的二度伤害。

著名建筑师贝聿铭曾如此形容建筑师与不负责任的作品之间梦魇般的纠缠:“医生们可以掩埋掉他们的错误,建筑师却不得不与他们的错误一起生活。”在中国,不是建筑师,而是民众在一边蒙羞、一边买单、一边与错误一起生活,却无力回击。

山寨建筑的始作俑者总是对遥远国度的地标和大洋之外的盛景有着令人不耻的极端嗅觉。最近的世界杯热潮,让巴西成为了承载好奇的新彼岸。不禁令人涌起阵阵担心,天天在电视里出现的里约那座基督像会不会也在劫难逃了?在盖腻了白宫和伦敦塔后,他们也会想换换花样吧?中国广袤土地上一个一个新楼盘里,或将有一个个张开双臂的圣人?多么尴尬的守护者!但对于这一切,我们只能眼睁睁地打望,看着它们被灌注出整脚的头颅,用生硬的面孔沉思着自己荒唐的存在,用空洞的眼神俯瞰眼前被无奈覆盖的疆域。